

系会随着拍摄产生各种变化，这是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然而我从纪录片开始绕了如此远的路，才来到电影世界，却没有将积累的经验充分发挥出来”。

他总结自己后来的拍摄经验，第一是要用好的演员。第二是要在现场注意观察演员的表现：“如果一场戏演员做不到我想要的效果，是哪里不对？台词，还是现场布置？要改变哪个元素才能让他们顺畅表现？现场观察很重要，导演要接得住演员对剧本的反应。”与他合作多次的树木希林，“她是非常严厉的老师，如果觉得导演不行，第二次就不会合作。所以我觉得她是有资格对我的拍摄现场进行评判的人。通过她的表演，我对自己写的东西也有了更多的理解——与演员的反应邂逅，才能让作品成真”。

不过，《幻之光》还是成绩斐然——参加了16个电影节，收获的奖项里有分量颇重的威尼斯电影节“金奥塞拉奖最佳摄影奖”。更让是枝裕和难忘的还有参加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时举办的映后交流会——观众们热烈讨论《幻之光》，导演想开口参与，却居然被观众制止了，说：“导演请保持沉默，现在还不是您发言的时候。”

“就这样，观众席上各种不同的意见此起彼伏，我想这就是成熟的观众的样子。”是枝裕和说，“从那以后我就想：能不能把这样的形式也搬到日本呢，所以每每有电影上映，我都会在影院举办交流会。”

受到侯孝贤导演的影响，是枝裕和也一直在变化和拓展自己的题材。最近几年，他和法国团队合作了《真相》，和韩国演员合作了《掙

客》，“想要走到更广阔的地方去做点什么”。

## 电影不是用来审判人的

是枝裕和曾先后九次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距离》《无人知晓》《如父如子》《海街日记》《小偷家族》《掙客》《怪物》入围主竞赛单元，《空气人偶》《比海更深》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并且以《小偷家族》拿下了最高荣誉“金棕榈”大奖。

纵观他的多部电影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纪录片的痕迹。比如《下一站，天国》，拍摄前就拿着摄像机在街上采访了600多人，询问他们“死后最希望保留的一段记忆是什么”，这最终成了电影的主题。

又比如让是枝裕和第一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距离》，故事基于曾在日本地铁散播毒气的“奥姆真理教”。1999年12月，奥姆真理教信徒从广岛监狱出狱，导演将镜头对准了邪教信徒——“如果犯罪者是跟我们毫无关系的恶魔，他们就没有书写的意义。”而拍摄这类人，正因为是在是枝裕和看来，犯

罪者也是日本社会的产物。“信徒们不能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吃得极其简单，对服装也毫无兴趣，更无心关注音乐、美术、电影、书籍和教养等事物，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世界正是由这些细微的东西组成的，所以说这些信徒其实是一群丢失了本质的人。”

2004年让是枝裕和再次入围戛纳的《无人知晓》，也来自真实事件——1988年在东京丰岛区发生的西巢鸭弃婴事件——父亲在长子快到入学年龄时失去踪影，在商场工作的母亲此后结识了不同的男子，并在家相继生下了长女、次子、次女、三女儿……所有的孩子在出生后都没有去相关部门办理出生登记，在法律上并不存在，所以也无法上学。他们默默出生，默默死去，无人知晓。

是枝裕和说，自己准备这个剧本，足足准备了15年。最初的名字叫《美好的星期天》。“当年非常同情长子的遭遇。但是开拍的时候，年纪已经跟故事中的母亲年龄相仿（40出头），所以不得不站在成人的角度看问题。我不想探讨谁对谁错的问题，也不想追究大人应该如

右图：侯孝贤与是枝裕和（左）。

